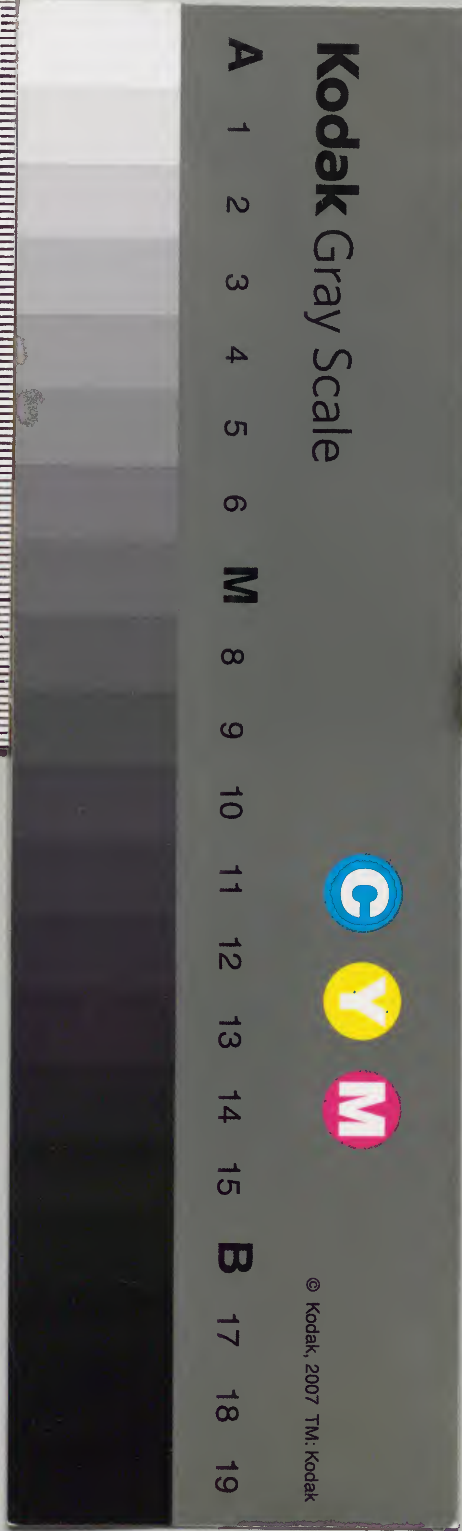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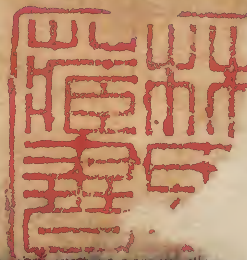
御製
倫書
夫婦之道
五十九

卷
九
善
婦

庫	文	閣	内
元	九	九	漢
一	二	七	書
二	二	五	
架	冊	四	類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754	
冊數	20 (18)		
函號	299	121	





五倫書卷之五十九

夫婦之道

御寶嘉言



淺草文庫

易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六一無攸遂在中饋貞吉○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告師氏言告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不歸寧父母○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被之僮公被之析祈薄言還歸○于以采蘋南澗之

之維鋪及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
女○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來燕來
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女曰雞鳴士曰昧
昧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
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無非無
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禮記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
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
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

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塔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
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
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入者
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
知帥入者也○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男不
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
鴈其無鴈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湑
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
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
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
禮始於謹夫婦為官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

子... 官固門闔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
權拋不敢懸於夫之揮拋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
沐浴夫不在歛枕篋簟席禭器而藏之○取妻不取同
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上之○敬慎重正而
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
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
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
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孟子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
王吉曰夫婦人倫大綱
王通曰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司馬光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

真德秀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
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送女必曰敬之戒之
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善行

夫

列國晉與欽稱其妻懿之敬相待如賓曰季使過與見之
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
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漢宋弘建武初為太尉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共論朝臣
王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以弘先有

言後弘被引見帝令王坐屏風後從容謂弘曰該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王曰事不諧矣

三國魏常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自擔餽餽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晉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及濤榮貴負慎儉約雖爵及十乘而無嬾勝

唐尉遲敬德累官至鄂國公太宗嘗謂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帝乃止

孫泰姨老以二女為託曰長女損一月汝可妻其女弟姨卒泰乃娶其姊或詰之荅曰人有廢疾非泰何適

宋呂普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普曰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大防是也

孫明復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故相李迪守究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箒明復固辭迪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乎李氏明復曰相家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

可不成就國之賢遂娶之李氏亦耳淡薄事其夫盡禮
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周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
雙鬢遂娶焉愛過常人程頤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
此事

劉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未納弊及登進士第女
以病喪明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
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時庭式通判密州
逾年不復娶州守蘇軾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若
變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
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場

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軾深善其言
鄭叔通初定夏氏女為婚及登第歸則夏氏女已啞其
伯姒欲別擇叔通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無
所歸況以無恙而定婚因疾而遂棄豈人情哉竟娶之
妻

列國 衛共姜者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以死自誓

晉趙衰妻趙姬晉文公之女也文公為公子時與衰奔
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公以叔隗妻衰生盾及返
國復以趙姬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
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不義

嬖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
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待執巾櫛衰許諾乃
迎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為賢請立為嫡子使三子下之
以叔隗為內子姬親下之及盾為正卿思姬之讓恩請
以姬之中子屏括為公族大夫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叔向名勝叔魚名
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
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姬曰夫子居晉不容
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
舌子受之曰為勝與鮒享之叔姬曰不可子常不遂今
勝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

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感以甕埋壘陰後二年攘羊
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
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
齊杞梁之妻當莊公襲莒時梁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
使使者弔之於路梁妻曰今梁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
梁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妾不得與郊弔於
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梁之妻無子內外
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
至誠動入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淚既葬曰吾何歸矣
夫婦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
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

遂赴淄水而死
無所倚以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

命婦者晏子僕御之妻也晏子將出命婦窺之其夫為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長者吾從門聞觀之其志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王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若常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

以實對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為大夫顯其妻以為命婦

楚貞姬者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貞姬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大夫致幣貞姬辭之曰白公生時妾幸得克後宮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污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污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

下火女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大

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妯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妯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直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妬正為首吾妯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魯黔婁之妻當黔婁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黔婁之屍在牖下枕塹席高緼袍不

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其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失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先生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其天下之澹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

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

妻見荅子治陶三年，與其不興家富二倍。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荅子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顯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今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期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其妻，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天年。」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士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偕行婦道，鄉邦稱之。

梁鴻妻孟氏，姿貌甚醜，而德行甚脩。鄉里多求者，孟氏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世家多願妻之，亦不許。聞孟氏語言，遂求之。孟氏入門，七日而禮不訖。孟氏跪問曰：「竊聞

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
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傳傳其其墓墓非鴻所願也
孟氏曰妾幸有隱居之具乃更麗衣椎髻而前鴻喜曰
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光共遁霸陵山中後復相從
至會稽貧春為事雖雜庸保之中孟氏每進食舉案齊
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

王霸妻不知何氏女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
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交後子伯為楚相
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令之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
也霸之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泣
作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問

其故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
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又
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
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仰
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
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
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於野而遠
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
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蚕繭成於機杼
一絲之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

也則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善當自知其所亡以
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還就
學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俾卒業
許升妻呂氏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
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
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
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
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為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
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
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
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

辱寇虜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
謝罪乃殯葬之

劉長卿妻桓氏生男五歲而長卿卒桓氏防遠嫌疑不
肯歸寧兒年十五又大歿桓氏慮不免乃豫刑其母以
自誓宗婦相與慰之謂曰若家殊無他意假令有之猶
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
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男以忠孝顯
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剪
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

敬

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

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聘以駟輜百乘馬二千疋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轆轤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陰瑜妻荀氏名采穎川荀爽女也聰敏有才藝適陰氏

產一女而瑜卒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既到郭氏乃偽為歡喜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素情不遂奈何乃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懼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勅左右沐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扇上曰屍還陰氏遂以衣帶自縊時人傷焉

吳孫翊妻徐氏有美色賊鳩覽殺翊悉取其嬪妾而復欲逼徐氏徐氏恐違之見害乃使人謂覽乞至晦日設祭除服覽許之徐氏遂潛使親信者語翊舊所委任將孫高傳嬰二人具白逼已之狀欲以求助焉高嬰等

卷五十九 世二

平時所待養二十餘人盟誓合謀至晦
日徐氏遂設祭除服薰衣沐浴內施帷帳以候覽焉覽
密遣復之無復疑慮徐氏乃命高嬰輩羅往戶外使人
報覽言已除凶畢矣覽遂盛飾而入徐氏出拜戶外覽
纒下拜徐氏即呼高嬰等齊出殺覽徐氏仍服衰經持
覽首以祭塋墓舉軍震駭以為神

晉梁緯妻辛氏緯為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為劉曜所害辛
氏有殊色曜將納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
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夫人再辱明
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
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延為益州別駕為李驥所害驥欲納杜氏
為妻杜氏號哭守夫屍罵驥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
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為賊妻也驥怒害之

後魏魏溥妻房氏貴鄉太守房湛之女也幼有烈操年十
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
赤子蒙耿抱怨於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
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
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而溥
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
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狀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
曰新婦何於此對曰新婦年少不幸早寡寔慮父母

清觀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

隋裴倫妻柳氏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為涇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為賊所陷倫遇害柳氏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於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死於井中

唐房玄齡妻盧氏玄齡微時病垂死諺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它玄齡良喻禮之終身

魏徵妻裴氏徵卒太宗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

昭陵裴氏曰夫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

韋雍妻蕭氏雍在幽州幕府朱克融亂雍被劫蕭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蕭意象晏然觀者哀歎是夕死大和中詔贈蕭為蘭陵縣君

五代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間為魏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家素貧丁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凝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此年為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嘆

宋包縉妻崔氏縉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兒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滄滌之事幸矣况敢汙家乎生爲包氏婦死爲包氏鬼誓無它也其後稚兒亦卒母呂自荊州來誘崔欲嫁之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今舅殘姑老忍舍去乎呂怒曰我寧死此決不獨歸崔曰毋遠來義不當使每獨還然至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願以屍還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卒還包氏張晉卿妻丁氏靖康中與晉卿避兵於大隗山中爲金

兵所獲挾之鞍上下自投于地戟手大罵連呼曰我死即死耳誓不受辱於爾輩復扶上馬再三罵不已卒忿然舉挺縱擊遂死杖下

馬元穎妻榮氏建炎二年賊張遇寇儀真榮與其姑及二女走維揚姑素羸榮扶掖不忍舍俄賊至脅之不從賊殺其女脅之益急榮厲聲詬罵遂殺之

李好義妻馬氏開禧間好義爲興州正將蜀將吳曦叛好義誓死報國迺夜饗士麾衆受甲與昆李及子姓拜訣于家廟囑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曰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李家門戶好義遂入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何

首踴躍果誅賊而還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貞婦與其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王將見婦皆羨欲囚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王將曰若以吾為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王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不為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為服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為若妻也王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嶸縣青楓嶺下臨絕壑婦侍守者少憐齧指出血書字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且陰雨即墳起

如始書時元至治中旌為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謝枋得妻李氏宋末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時武萬戶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武兵蹤迹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是當沒入矣李聞之撫二子淒然而泣左右曰雖沒入將不失為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衣帶自經獄中死

許古妻劉氏初古挈家僑居蒲城其後仕于金元兵圍蒲劉謂二女曰汝父在朝而兵勢如此事不可保若城破被驅一為所汙奈何不若俱死以自全已而攻城益急劉與二女相繼自盡

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宋末江南郡縣皆附元永新復嬰城自守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鄉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禮殿兩楹之間入輓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鍛以熾炭其狀

益顯

元劉平妻胡烈婦至元七年平當戍棗陽車載其家以行夜宿沙河傍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之持虎足顧呼車中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入棗陽城求醫以傷卒縣官言狀命恤其母子仍旌異之

李如忠繼室馮氏名淑安大名官家女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仕而卒再娶馮氏如忠為山陰縣尹病篤語馮曰吾已矣其柩汝何馮氏引刀斷髮自誓不他適如忠歿兩月遺腹生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此聞如忠歿相率來山陰乘馮氏病取其鬢及任以去馮不與較一室蕭然惟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哭泣

不忍聞父之鬻衣權厝一椁載及山下携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羸形苦節為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之憐其孤苦欲使更事人馮公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嘆息李五妻張氏濟南鄒平縣人年十八夫戍福建之福寧洲死於戍時舅姑父母俱老家貧張自度不能歸其夫喪益自勤苦蠶繅紡績以為養舅姑父母繼死喪葬訖嘆曰夫死數千里外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無所仰故也今不幸舅姑父母皆死而夫之骨終暴棄遠土妾何以生為乃卧積冰上誓曰使妾卒能歸夫之骨以葬即幸不凍死卧月餘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

錢張大書其事于衣以行由鄒平至福寧凡五十餘里不四十日而至得見其猶子問夫所葬處則已忘之矣張哀號欲絕忽其夫降于童道別及死哀苦狀且指示骨所在張如其言求之果得骨以歸有司上其事遂旌表其門復其身

惠士玄妻王氏至正十四年士玄病革王氏曰吾聞病皆冀苦則愈乃嘗其糞頗甘王氏色愈憂士玄屬王氏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此子稍長即從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出此言耶設有不諱妾義當死尚復有他說乎君幸有兄嫂此兒必不失所居士玄卒比葬王氏遂居墓側蓬首垢面哀毀逾禮

女子皇方在飲食寒煖惟恐不至歲餘妻子亦死
矣曰無復望矣屢引刀自殺家人驚救得免至終喪
則舊皆携酒禮祭士玄于墓祭畢衆欲行酒王氏已經
死於樹矣

周婦毛氏美姿色至正十五年隨其夫避亂麻鷺山中
賊亟得脅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氏曰寧
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因大罵曰碎高
賊汝碎則臭我碎則香賊怒剗其胸而去

黃仲起妻朱氏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寇杭州其女臨安
奴倉皇言曰賊至矣我別毋求一死也俄而賊驅諸婦
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爲我看守日暮我當至也朱

氏聞之懼受辱遂與女俱縊死妾馮氏嘆曰我生何爲
亦自縊死繼而仲起弟婦蔡氏抱幼子玄童與乳母皆
自縊及墓賊至見諸屍滿室盡掠其家財而去

趙洙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壬之姪女也至正十九年
紅巾賊陷遼陽洙時爲儒學提舉夫婦避亂匿資善寺
洙以叱賊見害許氏不知也賊某言誘許氏令指示金
銀之處許氏大言曰吾詩書冠冕故家不幸遇難但知
守節而死他皆不知也賊以刀脅之許氏色不變已而
知其夫死因慟哭伏地罵聲不絕口且曰吾母居武昌
死於賊吾女兄弟亦死賊今吾夫又死焉使我得報汝
死於賊

寺僧見許氏死狀哀其負烈賊退與

李仲義妻劉氏

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至正二十年房山縣大饑平章劉哈刺不花兵之食執仲義欲烹之劉氏聞之速往涕泣伏地告曰所執者吾夫也乞矜憐之貸其生吾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窖于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兵不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莫不哀之

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年二十一歸于江及前未合齋音夫忽以癩疾卒范曰我既入江氏之門即江氏婦也豈以夫亡有異志哉遂居江氏之家卒年九十五

王野妻柳氏未成婚而野卒柳哭之盡哀誓不再嫁其兄將奪其志柳曰業已歸王氏雖未成婚而夫婦之禮已定矣雖凍餓死豈有他志哉後寢疾不肯服藥曰二十

十六而寡今已逾半百得死此疾幸矣遂卒裴皮鐵妻李氏皮鐵疫死李氏年二十二停柩二年晝夜哀臨比葬之日陳祭辭柩畢縊于屋西桑樹而死鄉人義之遂合葬焉

國朝任士中妻俞氏年二十而寡一女生二歲男始五閱月姑先卒舅仕于遠方家貧無所依親戚咸勸之再適俞氏曰吾不忍令吾兒呼他人為父耶遂截髮自誓親戚欲自刎衆懼而止以紡績為業教育子女女長

如前并用亦早寡所親憐其貧亦勸之更嫁女曰我再
嫁夫家宗祀誰王之寧死不改節以辱吾母乃歸與母
同居守志有司上其事遂旌表所居曰雙節之門
步善慶妻陳氏善慶為瘠於陳以疾卒陳氏哀痛三年
如一日服除拜其父母兄弟乞養以終身父曰汝年尚
少當為汝更擇配女不荅即日自經死事聞詔旌表之
傳驢兒妻岳氏年十八未有子驢兒病且死囑之曰我
死汝善事後人岳氏泣曰妾終不令君獨死而妾獨生
今敢以事他人妾不為也驢兒卒馮屍號慟明且自經
死

徐得安妻陳氏年二十時得安病革謂之曰汝年少無

子我死從汝更嫁陳泣曰既為君婦尚忍事他姓乎即
割耳剪髮為誓得安死納之棺中終身不改節事聞詔
旌表之

嚴庸妻袁氏事舅姑孝姑疾侍湯藥不懈甚為鄉隣所
稱庸時為儒學生一日歸省途中值水溺死袁時年十
八亟趨夫溺處尋屍不見因大哭曰夫死無子我獨生
何為即投水死兩月餘水退漁人於沙際見一屍同處
皆以為節義所感有司以聞旌為貞烈

